

首页 → 研究方阵 → 南方民族文学 → 歌诗传统

## 阿诗玛：流淌在血液的歌

发布日期：2007-07-23 作者：王珍 文/图

[【打印文章】](#)

在文化部首批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继承人名录中，66岁的王玉芳和54岁的毕华玉作为民间文学《阿诗玛》口传文化的代表同时在列。

但他们两人演唱的《阿诗玛》又有不同。“王玉芳演唱的是民间调的《阿诗玛》，毕华玉演唱的是毕摩调的《阿诗玛》。”云南省石林彝族自治县文物管理所所长方跃章说。“毕摩调是一种很古老、很原始的曲调，严格遵循五字一句的五言体，调式比较固定。毕摩调后来慢慢演化成民间调。民间调相对而言更活泼些，可以允许演唱者加入自己的理解，进行发挥。”

庄重的毕摩调在婚嫁、祭祀、葬仪等活动中，由毕摩演唱。而民间演唱《阿诗玛》的场合不固定，只要高兴就可以随时演唱，姑娘们连绣花时也可以哼着《阿诗玛》小曲。

### 毕摩的《阿诗玛》

走到哪里，如果带上了彝文的手抄本，毕华玉都要格外小心。“丢一件衣服没事，丢一本手抄本就要我的命了。”在石林县民宗局文史研究室工作的他，当过兵，见过世面，性格开朗，喜欢说笑。

他家世代都是毕摩，毕华玉也不例外。“34岁时，我继承父业做毕摩，但是很没有兴趣，心里不情愿。”随着对毕摩文化的了解不断深入，他越来越发现这是一个“有意思，而且有必要学习”的领域，于是静下心来，潜心学习和钻研。

“系统地学习《阿诗玛》的演唱也是在34岁以后，但小时候对父亲的演唱就已经有很深刻的印象。”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，说起与《阿诗玛》的缘分，毕华玉就停不了嘴。

“我们生孩子满月唱《阿诗玛》，娶媳妇嫁女儿唱《阿诗玛》，老人过世也唱《阿诗玛》，《阿诗玛》已经成为我们撒尼人日常生活、婚丧礼节以及其他风俗习惯的一部分。”

毕华玉常说：“一个民族要有自己的文化、文字、服装才能称之为一个民族。只要有一口气在，我就要为我的民族文化服务。”这不是一句空话。

同样做毕摩，毕华玉和他的祖父辈不同的是，他一直在努力把祖父辈口传的毕摩文化用彝族的文字记录下来，包括《阿诗玛》。“像记者一样，听到不同的曲段，我先把意思记下来，然后再把口头语转变成书面语，不断修改。好的曲段补充进去，不顺口的就删掉。”现在，他亲手记录下来的毕摩经书已有一人高。

在传承人方面，毕华玉一直在努力。毕摩调的《阿诗玛》尽管有文字记载，但曲调还是凭记忆的。如果没有人来学习，毕摩调的《阿诗玛》也将像宋词一样，只剩下歌词，却没有人能唱出来了。

年轻人常常凑到他身边好奇地翻看彝族文字记录的毕摩经书，并且问这问那。有人开玩笑说，让毕华玉收学费教他们学习彝族文字。毕华玉笑着说：“只要你们愿意学，不要钱的。”每年石林县民委开办民族文化遗产传承人培训班，他都要去上课，教他们彝族的文字，规范用法，同时也传授毕摩文化。

但是，作为彝族的毕摩，他想要找到合适的传承人并不容易。按照传统，毕摩是家传的。他有一个儿子，“但他是绝对不会学了”。毕华玉也不强迫，他说：“会者不要教，教者学不会。既然儿子不愿意，就算了。”

他希望能够找到一个爱学、而且有一定学习能力又可以值得信任的人继承他的事业。“最好是家传式的，比较放心。”沉默半晌，他还是叹息着说。

### 民间的《阿诗玛》

王玉芳很瘦，由于常年的劳作，皮肤黑黑的。她不爱说话，也不太敢抬眼看人，手里一刻也不闲着，总是低着头绩麻。

对她来说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的称号，是一个荣誉，也是一个负担。来采访的人多了，就有点耽误时间，因为她还有很多农活要干。

但无论如何，唱歌是愉快的，表演唱歌也是愉快的。不管在多少人面前唱，她都很自信，安静时的羞涩一扫而光，脸上充满了笑

意。虽然66岁的人了，嗓音却依然清亮，记忆力也非常好。要知道，她所唱的《阿诗玛》，没有歌词、没有曲调，完全凭记忆力。

王玉芳这身演唱的绝技，来自父亲的传授。十四五岁开始，她就跟着父辈们唱《阿诗玛》。年纪轻轻，就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“金嗓子”。据说在对越自卫反击战前期，云南驻扎了很多部队，王玉芳和其他伙伴们就到部队上去慰问演出。更有传说要邀请她们到北京去演出，但是由于生产队记工分，无法抽出时间，只好作罢。

《阿诗玛》被誉为撒尼人一首唱不完的歌，尽管是一部长篇叙事诗，但是抒情的成分很重，不同年龄段的人，在不同的场合，可以选唱不同的曲段。因此，“很少有人会把《阿诗玛》一次性从头唱到尾，也很难知晓把《阿诗玛》全部唱完需要多少时间。”方跃章说，“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，在石林县撒尼彝族地区，会唱部分曲段的人不少，能够完整演唱的人已经很少很少。”据他估计，不会超过5个人。

王玉芳也没有试过完整演唱《阿诗玛》，她知道，全部唱完需要“很长时间”，但是她自信她能演唱所有的曲段。

“麻线啊，错综复杂，但是在姑娘的手里，都变得井井有条。看啊，我织出来的布多么平整。”坐在百年老屋里的织布机前，王玉芳一边熟练地织布，一边哼唱着“织布歌”。当她到山上放羊，面对寂静的群山，她也会哼起熟悉的《阿诗玛》。因为《阿诗玛》的歌词、曲调里表达了撒尼彝族人所有喜、怒、哀、乐的情感，他们在不同的场合，都会不由自主地唱起《阿诗玛》。

毫无疑问，《阿诗玛》已经融入到这位66岁的民间艺人的血液里。

但是，尽管《阿诗玛》已是王玉芳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她的儿女们却不感兴趣。她的孙子们倒是很有兴趣，只是每天要上学，没有时间、也没有环境学。

“尽管石林的民族文化比较丰富，但是《阿诗玛》的演唱，完全凭嗓子和记忆力，还是很难，因此擅长的人还是很少。”方跃章说。

王玉芳也欢迎年轻人来学习《阿诗玛》的演唱，但是她很苦恼，没有人来学。现在政府唯一能做的，就是把她演唱的一些片断录音、录像，作为资料保存下来。“但是记谱、记录歌词等细致的工作还没有着手做，以后要在这方面更深入一些。”一直参与石林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方跃章说。



王玉芳边纺线边唱起了《阿诗玛》

原文链接: [点击查看>>](#)

文章来源: <http://www.mzb.com.cn/onews.asp?id=13591>

凡因学术公益活动转载本网文章，请自觉注明

“转引自[中国民族文学网](http://www.iel.org.cn) (<http://www.iel.org.cn>)”。

